

自然保护区

旅游地学资源保护性开发研究

梅 燕◎著

Ziran Baohuqu

Luyou Dixue Ziyuan Baohuxing Kaifa Yanjiu



科学出版社

自然保护区旅游地学资源 保护性开发研究

梅 燕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在理论上论证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必要性,并指出生态旅游是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重要途径。阐明在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这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过程中,保护、开发与管理三大系统及其内在的十二项重要结构要素的关系,提出保护性开发主体变化的“1+X”模式。通过对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基础研究,归纳总结了海子山旅游地学资源的类型,共划分出5个主类,16个亚类。

本书适合从事生态旅游、旅游规划、生态环境建设与恢复等研究和实践的从业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保护区旅游地学资源保护性开发研究 / 梅燕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03-049580-8

I. ①自… II. ①梅… III. 自然保护区-旅游地学-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四川 IV. ①F592.7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0843 号

责任编辑: 张 展 / 责任校对: 陈 靖

责任印制: 余少力 /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8 1/2

字数: 150千字

定价: 6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建立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主要方法和手段。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已进入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地质背景是生态环境的载体,生态环境是地质背景的屏障。目前国内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要么是立足于地质背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么是直接针对地质遗迹的保护。21世纪,旅游业进入了生态旅游的新时代,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与地质环境密切的关联性已引起业界的极大重视。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地学问题研究,必将成为旅游地学研究和自然保护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和稻城县内,以高寒湿地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境内有第四纪末次冰川遗迹——稻城古冰帽和四川省第三高峰——格聂山。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地学资源丰富而独特,具有极高的科考和保护开发价值。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地处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面临着保护与贫困的矛盾,面临着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在全国保护区中具有普遍性,很具有代表意义。因此,对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地学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问题进行研究,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

该书的研究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性开发进行理论的研究,强调旅游地学研究对自然保护区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意义,从理论上提出自然保护区“保护、开发、管理”三位一体的保护性开发新模式。

第二部分是對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基础研究,特别是旅游地学资源的研究,系统地分析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区域地质背景和地理环境,并从地质成景和生态成景两方面分析海子山旅游地学资源的成景机理。该书对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地学资源的重点部分——地质遗迹景观进行详尽研究,包括全面系统地研究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地质遗迹景观的分类,全面深入地研究保护区的典型地质遗迹景观——古冰帽遗迹景观,详细阐述本区30个古冰帽遗迹的地理分布和景观特征,并对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地质遗迹进行单体景观的定量评价和综合性评价。

第三部分则是依托前文所提出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开发、管理”三位一体的保护性开发新模式,对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实证研究。

本书的研究主要依托刘少英博士主持完成的四川省林业科学院项目“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杨俊义高级工程师和曹俊工程师主持完成的四川省

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项目“稻城海子山冰川边缘地质调查与研究”。书中使用的部分资料，是课题组成员共同艰辛努力的成果，在此深表感谢。对本书中所引用文献的作者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受到成都理工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项目的支持。由于调研资料来源不足及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瑕疵，敬请广大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研究区概况	1
1.1.1 地理位置	1
1.1.2 区位分析	2
1.1.3 历史沿革	2
1.2 研究背景	3
1.2.1 自然保护区发展的新时期	3
1.2.2 旅游地学研究对自然保护区具有重大意义	4
1.2.3 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5
1.2.4 研究区的区域背景	6
1.3 研究综述	7
1.3.1 对旅游地学的研究	7
1.3.2 对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研究	10
1.3.3 对研究区地质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13
1.4 研究特色及创新	15
第2章 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基础研究	16
2.1 自然保护区概述	16
2.1.1 IUCN保护区的界定	16
2.1.2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界定	17
2.2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	20
2.2.1 发展概况	20
2.2.2 存在的问题	20
2.3 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必要性	23
2.3.1 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	23
2.3.2 国际发展趋势	23
2.3.3 中国国情需要	24
2.4 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重要途径	25
2.4.1 生态旅游的内涵	25
2.4.2 生态旅游对自然保护区的促进作用	25
第3章 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模式构建	27
3.1 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内涵	27

3.1.1	概念	27
3.1.2	特征	27
3.1.3	原则	28
3.2	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理论基础	29
3.2.1	自然保护区学理论	29
3.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30
3.2.3	生态伦理学理论	31
3.2.4	景观生态学理论	31
3.3	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经验借鉴	32
3.3.1	国内经验借鉴	32
3.3.2	国外经验借鉴	34
3.4	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的模式	36
第4章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区域地质背景和地理环境	38
4.1	区域地质背景	38
4.1.1	地质构造	38
4.1.2	地层	39
4.1.3	岩石	42
4.2	自然地理环境	43
4.2.1	地貌特征	43
4.2.2	气候特征	45
4.2.3	水文特征	45
4.2.4	土壤特征	45
4.2.5	生物多样性	47
4.3	人文地理环境	49
4.3.1	人文风情	49
4.3.2	社会经济状况	49
4.4	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价值评价	51
4.4.1	典型性	51
4.4.2	稀有性	51
4.4.3	脆弱性	52
4.4.4	原始性	52
4.4.5	区位性	52
4.4.6	科研价值	53
第5章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旅游地学资源成景及评价	54
5.1	旅游地学资源概述	54
5.1.1	旅游地学资源的内涵	54

5.1.2 旅游地学资源的成景机理	54
5.2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地质成景分析	55
5.2.1 稻城古冰帽遗迹	55
5.2.2 格聂群峰冰川遗迹	59
5.2.3 与邻近地区冰川对比	61
5.3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成景分析	64
5.3.1 湿地生态景观	64
5.3.2 草地生态景观	65
5.3.3 灌丛生态景观	65
5.3.4 森林生态景观	66
5.3.5 流石滩生态景观	66
5.3.6 动物生态景观	66
5.4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旅游地学资源的评价	66
5.4.1 类型	66
5.4.2 其他旅游资源	68
5.4.3 评价	69
5.4.4 区域旅游资源比较	73
第6章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地质遗迹景观分析	74
6.1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景观分类	74
6.2 稻城古冰帽遗迹景观	75
6.2.1 稻城古冰帽遗迹景观的分区	75
6.2.2 稻城古冰帽遗迹景观类型	77
6.2.3 冰川侵蚀地貌	77
6.2.4 冰川堆积地貌	79
6.2.5 与同类景观的比较	83
6.3 其他地质遗迹景观	85
6.4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景观的评价	86
6.4.1 定量评价	86
6.4.2 定性评价	88
第7章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实例研究	89
7.1 保护系统工程	89
7.1.1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89
7.1.2 地质遗迹保护工程	92
7.1.3 人文生态保护工程	93
7.1.4 环境监测工程	94
7.2 开发系统工程	95

7.2.1 科学规划工程	95
7.2.2 产品开发工程	98
7.2.3 市场开拓工程	101
7.2.4 设施建设工程	103
7.3 管理系统工程	105
7.3.1 能力建设工程	105
7.3.2 社区共管工程	106
7.3.3 环境教育工程	108
7.3.4 管理创新工程	109
7.4 人为因素分析	110
7.4.1 “1+X” 主体模式	110
7.4.2 在研究区的应用	114
结论	115
参考文献	117
附录	122
附录 A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景观图	122
附录 B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景观图	123
附录 C 2014 年全国各级地质遗迹类型自然保护区统计表	125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区概况

1.1.1 地理位置

四川省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海子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和稻城县境内,西面和西南面与甘孜州的巴塘县和乡城县接壤(见图 1-1)。行政上隶属理塘县的毛垭片区、濯桑片区、拉波片区和稻城县的桑堆乡、邓波乡,地理坐标为东经 $99^{\circ}33'00''$ — $100^{\circ}31'48''$,北纬 $29^{\circ}06'36''$ — $30^{\circ}06'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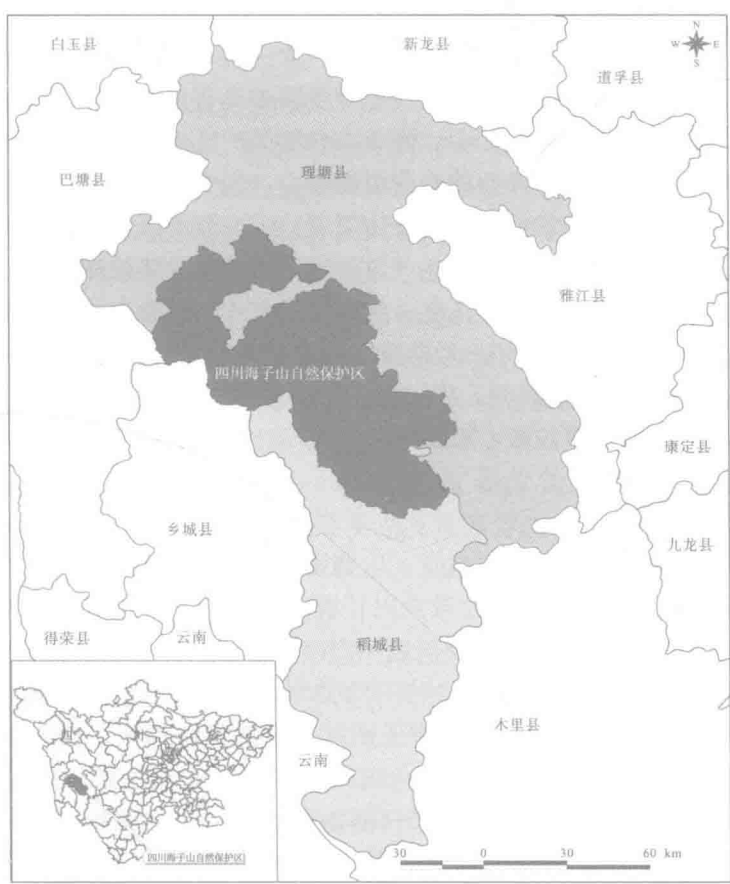


图 1-1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图

Figure 1-1 Location Map of Haizi Shan Natural Reserve

保护区东西宽约 95.25 km, 南北长约 109.49 km, 总面积 459161 hm^2 , 其中理塘县部分为 334608 hm^2 , 稻城县部分为 124553 hm^2 。保护区最高点为四川省第三高峰、康南第一峰——格聂山, 海拔 6204 m, 最低点在保护区西南面稻城邓波乡的拉玛隆附近, 海拔 3160 m, 海拔高差 3044 m。

1.1.2 区位分析

1. 交通区位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距理塘县城 71 km, 距康定 350 km, 距成都 725 km, 距巴塘 286 km, 距稻城 219 km, 距乡城 272 km, 距康定机场 322 km, 亚丁机场处于境内, 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 川藏铁路项目川藏铁路开工建设, 并择址途经海子山自然保护区所在的理塘县。机场与铁路建设将大大提高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可进入性, 对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2. 旅游区位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在全省乃至全国旅游发展中具有重要区位条件。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中,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处于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腹心位置, 理塘县是甘孜州的交通组织中心, 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发展中地位重要; 在《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属于川西自然生态优先开发区之辐射区域; 在《甘孜州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 海子山保护区属于甘孜州三大旅游片区之一的康南旅游片区, 康南片区将以亚丁为品牌, 以亚丁、格聂山和措普沟三大旅游区为支撑, 带动康南旅游全面提升; 在《甘孜州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属于五个重点开发旅游产业区之一的亚丁香格里拉核心旅游产业区。

1.1.3 历史沿革

鉴于海子山突出的自然保护地位、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和保护对象的特殊性, 1995 年 11 月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甘府函[1995]16 号文批准建立了州级自然保护区。1997 年, 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函[1997]405 号文批准四川海子山自然保护区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属湿地类型和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 459161 hm^2 , 当地政府进行了确权定界并依法颁布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林权证。2008 年, 经国务院审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布北京百花山等 19 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单的通知》(国办发[2008]5 号)明确四川海子山自然保护区于 2008 年 1 月 22 日被批准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及林麝等珍稀动物, 保护区类型为内陆湿地, 主管部门为林业部门。

1.2 研究背景

1.2.1 自然保护区发展的新时期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认识到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目前在国际上,建立自然保护区已成为各国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主要方法和手段。通过保护有典型意义的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地质遗迹和珍稀濒危物种,达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保证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和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自然保护区建设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和文明的标准之一。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气候复杂,南北跨越寒、温、热三带,高原、山地占80%,生态环境多样,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除鱼类外,中国约有脊椎动物2619种,其中哺乳类581种、鸟类1331种、爬行类412种、两栖类295种,大熊猫、朱鹮、金丝猴、华南虎、普氏原羚、黄腹角雉、扬子鳄、瑶山鳄蜥等数百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约有高等植物30000多种,水杉、银杉、百山祖冷杉、香果树等17000多种植物为中国所特有。至1956年建立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以来,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数量上从无到有,规模上从小到大,初步形成了布局较为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较为健全的全国自然保护区网络。截至2014年底,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729个,保护区总面积约14699万 hm^2 ,陆地自然保护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4.84%^[1]。截至2014年底,已有32个自然保护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44处自然保护区列入《湿地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有32处保护区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组成部分。保护区事业的发展,有效保护了我国70%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80%的野生动物和60%的高等植物种类以及重要自然遗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用范围广泛,大熊猫、朱鹮、亚洲象、扬子鳄、珙桐、苏铁等一批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呈明显恢复和发挥的趋势。

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在经历了始创阶段、停滞破坏阶段、恢复阶段和迅速增长阶段后,目前已进入第5个发展阶段,即质量管理阶段,由“看管保护”向“经营管理”转变,“数量规模扩大”向“质量水平提高”转变的新阶段。2006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年第六次局务会议通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对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状况的定期评估和执法检查,对不再符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件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给予降级处理。

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进入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新的

机遇和挑战,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自然保护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形势下,如何巩固已有的发展成果,如何协调保护和开发的矛盾,促进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自然保护区发展和建设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1.2.2 旅游地质研究对自然保护区具有重大意义

地质背景是生态环境的载体,生态环境是地质背景的屏障。生态环境与地质背景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地球系统中的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生态地质环境。地质环境因素(地质构造、地貌、岩石、水等)是生态地质环境系统(动植物、土壤、气候、水等)的主体^[2]。地质地貌是自然景观形成的主要骨架和背景基础,一些地质遗迹本身直接成为很多自然保护区的主体。因此,地质环境是自然保护区保护的重要基础。

至1984年国务院批准天津蓟县地质剖面列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以来,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建立各级地质遗迹类型自然保护区83个,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的3.04%;其面积为99.24万 hm^2 ,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0.68%(图1-2,图1-3)。

然而,目前国内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要么是立足于地质背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么是直接针对地质遗迹的保护。21世纪,旅游业进入了生态环境旅游的新时代,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与地质环境密切的关联性已引起业界的极大重视。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地质问题研究,必将成为旅游地质研究和自然保护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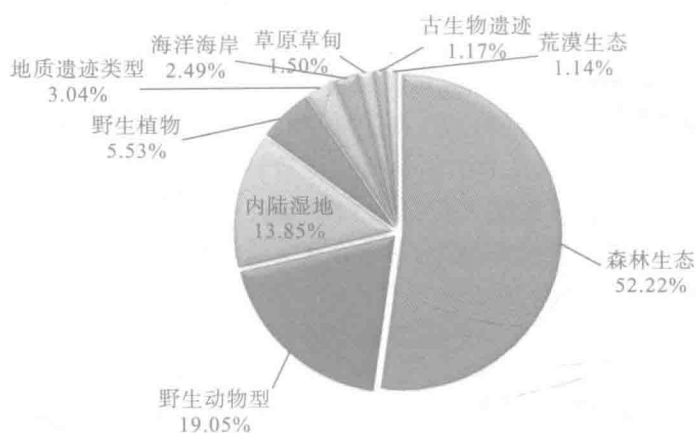


图 1-2 各类型自然保护区数量比例图(据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 2014)^[1]

Figure 1-2 Scale Maps of Nature Reserve Quantities in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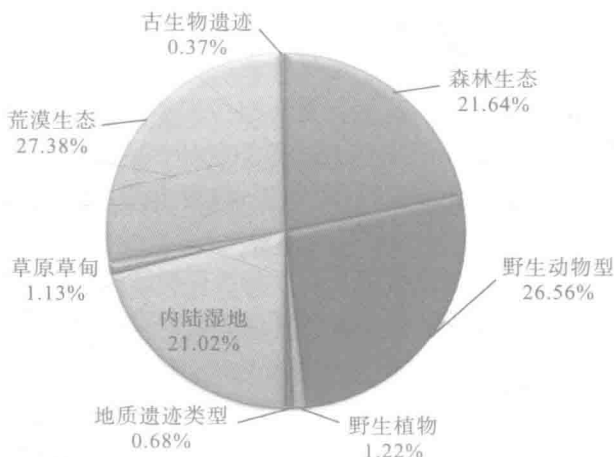


图 1-3 各类型自然保护区数量比例图(据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 2014)^[1]

Figure 1-3 Scale Maps of Nature Reserve Area Development in 2014

1.2.3 自然保护区保护性开发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自然保护区因其独特的生态系统而设立, 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 奇异的地貌景观和自然历史遗迹, 集中了大自然的精华, 具有开发生态旅游的广阔前景。目前,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生态旅游看成是保护区开发利用的重要举措, 根据本国的资源条件及特点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也都把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开发视为收取经济收益、发展当地经济和促进自然保护事业的重要手段。许多著名的旅游胜地都位于自然保护区内, 如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日本的富士山、法国的阿尔卑斯山、中国的九寨沟、黄龙寺、张家界、西双版纳、鼎湖山、庐山、长白山等。

与国外相同,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开始也是强调绝对的保护, 随着世界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的改变, 尤其是受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的积极影响, 开始重视保护区休闲功能的发挥, 发展生态旅游。由于我国生态旅游开发起步较晚, 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生态旅游泛化和曲解问题严重, 几乎把所有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旅游活动都冠以“生态旅游”的头衔。正如世界生态旅游学会指出的, “尽管生态旅游具有带来积极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潜力, 但是如果实施不当, 将和大众旅游一样具有破坏性”。随着生态旅游的发展, 生态旅游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理性的反思, 国际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理论可行性的质疑以及对其实际效果的批判越来越多^[3]。有人甚至质疑对于生态系统的保护来说生态旅游到底是“良药”还是“潘多拉盒子”^[4]。

据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统计, 截至 1997 年底, 全国已有 80% 的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办生态旅游, 且 10% 的保护区年接待游客量在 10 万人次以上。但随着保护区旅游的开展, 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自然保护区

有 22% 的自然保护区由于开展旅游而造成对保护对象的破坏, 11% 的旅游区已出现资源退化现象, 垃圾、水污染、空气污染正在成为一些保护区令人忧虑的旅游负面影响^[5]。令人欣慰的是, 我国目前有极少保护区已对此引起了高度重视, 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如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停止大众旅游, 适度开展生态环境的科普教育活动, 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造福子孙万代^[6]。

因此, 如何发挥保护区资源优势, 科学指导保护区开发与管理, 规范生态旅游活动, 提高保护区管理水平, 促进保护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是当前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1.2.4 研究区的区域背景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 四川西部, 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和稻城县境内。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位于全球生物多样性 25 个热点地区之一的喜马拉雅—横断山区。该区域生物多样性丰富而独特, 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关键地区。同时, 这一区域气候独特, 景观多样, 森林资源丰富, 构成了长江上游的水源涵养林区和生态屏障, 是生态林业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的热点, 又是生态旅游资源的富集区, 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价值最集中的体现是以冰碛湖泊群演化而来的高寒湖泊为代表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其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在四川省和我国都少见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区域。保护区还拥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高山灌丛和高寒草甸, 自然环境条件复杂多样, 生物多样性较高。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境内分布着第四纪末次冰川遗迹——稻城古冰帽遗迹, 形成众多冰蚀湖泊、冰流槽谷、冰蚀残山、冰蚀鼓丘、鲸背石、羊背石、冰溜面、侧碛堤(垄)、终碛堤(垄)等地质遗迹景观。稻城古冰帽地质遗迹是青藏高原东缘规模最大的古冰帽遗迹, 在中国乃至亚洲极为少见, 在国际、国内地学界和冰川学界均有很高的知名度。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甘孜州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关键地区, 全省一半以上的自然保护区建立在甘孜州。但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 经济基础薄弱, 社会发育程度低。甘孜州是我国第二大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集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生态环境、国防安全和国际影响等多重因素于一体的特殊区域。甘孜州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多重矛盾困难的交织, 决定了在其区域内开展保护区工作的复杂性。笔者认为, 在让甘孜州承担起整个长江流域生态屏障的重任的同时, 也应该让甘孜州各族人民把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过程变成为自己发展致富的过程。

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尚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其利用处于起步初创阶段, 保护和开发二者的结合不够, 没能充分发挥保护区的多种功

能, 自然保护区经费严重缺乏, 无能力进行有效的保护。这不仅影响到自然保护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限制了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而且还很难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偷猎”、“滥伐”的现象, 极大妨碍了自然保护区的正常功能发挥和自然保护区事业的发展。

2007年7月,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在甘孜州启动富民安康工程, 出台了《关于实施富民安康工程的意见》, 突出抓好“科学发展、富民惠民、共建和谐”三件大事。富民安康工程要求加快资源科学开发, 积极创新资源开发模式, 促进资源就地转化, 建立资源地群众利益共享机制, 调动和激发群众的积极性。

2014年4月26日, 四川省藏区旅游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一轮藏区旅游开发亦将加速。会上拟定了《四川藏区旅游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 并强调藏区各州县要重点打造大九寨、大熊猫、大草原、大香格里拉四大旅游品牌, 优先实施“五大”工程, 加快旅游重大消费项目建设, 每年向国内外市场隆重推出藏区十条旅游精品线路, 使藏区旅游有突破性的发展。

近年来, 甘孜州委、州政府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出“全域旅游”发展战略, 确定以旅游业为先导和主线, 统领社会经济发展, 带动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发挥比较优势和实现城乡统筹, 并把旅游业建成甘孜州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新要求, 成为推动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三化”联动的重要动力, 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地区全域旅游试验区。

四川省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作为甘孜州四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 该区域是否具有开发生态旅游的潜力? 如果具有, 又如何合理开发资源以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佳平衡? 又如何发挥产业富民的功能以促进社区发展? 这是社会关注的话题, 也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1.3 研究综述

1.3.1 对旅游地学的研究

旅游地学(Tourism Geoscience 或 Geo-Tourism)术语最早是由我国学者1985年提出, 国外迄今尚无“旅游地学”术语及其完整概念。它的最初定义被写进“中国旅游地学研究学会章程”第二条, 即“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与方法, 为旅游资源调查、研究、规划、开发与保护工作服务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7]。后来在《旅游地学概论》一书中, 其概念进一步明确为: “旅游地学是地球科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 它是研究人类旅行游览、体疗康乐与地球表层物质组成、结构及能量迁移、变化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包括了地质和地理两种旅游环境, 是旅游地质学(Tourism Geology)和旅游地理学(Tourism Geography)两门边缘学科的总称”^[7]。

1. 国外研究概述

国外虽然没有出现“旅游地学”术语及其完整的概念,但对旅游地学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3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地学工作者开始研究旅游地学相关问题。如,1933年,美国、加拿大均出现了发表在主要地学刊物上的旅游论文,分别是 *Tourist Towns in the Canadian Rockies*, *Geographic Concep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earch in Canada*。英国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出现在1939年,题为 *The Study of Tourism in Britain—A Geography Perspective*^[8]。西方旅游地学的初期研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和政策的制定有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入成熟期之后,研究内容非常丰富,不再一味是应用研究,理论思考被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学术意味更为浓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对于旅游地学问题,国外开展了很多实际工作,主要是在国家公园等保护区的旅游地学研究中,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希腊的莱斯波斯硅化木群、加拿大艾伯塔省恐龙公园、澳大利亚的乌鲁路、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峡谷等设立与建设均与地学或旅游地学有关^[9,10]。同时,各国开展了很多与旅游地学相关的学术活动,在介绍地质遗迹及开展地质科普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体而言,关于旅游地学问题的研究,国外虽开展了许多实际工作,但专门研究成果不多^[10,11]。

2. 国内研究概述

旅游地学在中国发展较快。据了解在国际上迄今还未有“旅游地学”术语及其完整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地学作为一门完整的科学应是我国学者首创^[12]。我国地质工作者为旅游地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国旅游地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 旅游地学萌芽阶段(1985年以前)

旅游与地学的结合源远流长。我国旅游地学思想的萌芽也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其间,古人用朴素的地学知识撰写了不少游记、散文和诗歌,如《山海经》、《禹贡》、《管子》、《大唐西域记》、《徐霞客游记》等,这些都是我国早期的具有旅游地学特色的作品^[13]。近代也有一些地理学家对自然风景区的成因机制进行研究,如张其昀(1934)的《浙江风景区之比较观》,任美锲(1940)的《自然风景与地质构造》^[14]。

但是中国的旅游地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巨大的现实需求和地质学科大变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79年底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建旅游地理学科组。北京旅游学院编印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观赏》(1981)、《中国旅